

新民晚报

无风无雨的日子,阳光照进阳台,花架上有那么点姹紫嫣红的意思。我在电脑前坐下,稍稍整理一下思路便重返规定情景,昨天写到一半的文章要在午饭前搞定。太太将泡好的茶端来,我喝了一口,道声谢谢。

这是我们的日常。退休以后,脑子里的写作机器刹失,惯性推着我一路滑行,每天要搬个把个字来砌墙,其余时间看看闲书画画扇面。偶尔也会倚着栏杆发呆,向小区里荣枯有常的绿化行个注目礼,但不会超过十分钟,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理我从小就懂。有时候,太太会叫我切切年糕、剥剥毛豆、斩斩肉丝,思路被无辜打断,却不取抗拒太后露骨——这是她有意安排的“课间休息”。

但是这天的情况有点异常,临近中午,厨房那边万籁俱寂。我问:“中午吃什么?”在躺椅上的她揣着手机窃窃地笑:“急什么,饿不着你。”冰箱里剩菜剩饭回锅热一下,我也能甘之如饴,但至少炒一盆绿叶菜吧。我瞄了一眼厨

房,从菜场买来的蔬菜还没浸泡清洗,难不成老婆大人要“罢工”了?她不理我,电影进入到了小高潮,啪的一声,美女抽了男人一巴掌。好像是韩剧。

半小时后,太太换了

老婆大人闹“罢工”

沈嘉禄

一身出门衣服站在我面前:“走,吃饭去。”

这天中午我们在外面吃了生煎和双档。生煎是我的心头好,但充当午饭未免“僭越”。回家路上她大叹苦经:“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围着灶台转,我已经累了,厌倦了,你再看看我的一双手,伤痕累累,不堪回首!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了。”“你的意思是我来烧饭?”说实话,平时太太出门办个事,和闺蜜喝个下午茶,烧饭的任务我就接过来了。本大叔天生爱做家务,调和五味的水准也不在她之下,不过老婆大人总是不让我进厨房。一是照顾我,二是怕我把厨房弄得像战场,最终还得她来收拾。也想过念头请保姆掌勺,但我们吃不惯别人做的菜。中午

一顿,晚上一顿,儿子媳妇下班晚,往往是我们先吃,等他们回家还得重新做两道。有时我也会走进厨房陪她说说话,递个碗,拍头蒜,顶多两三分钟,又被她轰出去。结婚几十年,老婆大人身为贤内助,任劳任怨,偶尔闹点小情绪,可以理解。

“对,你至少一周烧两天饭。”太太说,“我烧三天,周末两天在外面吃。”

老婆大人平时节俭得很,在饭店还没定她就“发调头”:“菜不要多点,够吃就行。”而现在她居然决定一周在外面吃两天,看她手里的基金和股票也没怎么涨,韩剧的作用难道真有那么大吗!

我家附近有不少小馆子,但二十年来极少涉足,像样点的餐厅在两公里外的凯德晶萃,去坐公交车,回来步行消食,时间成本有点大。再说两个人的中餐比较难搞,一不小心就多吃,于是我们就选日料定食、披萨套餐、港式午茶。有一天误打误撞拐进一家小餐厅,拿一个餐盘跟着别人在餐柜前取菜,有荤有素,有干有湿,有煮有炸,最后转到收银台扫码。两个人吃了个扶墙,不到50元。有好几对老年夫妇吃完后顺便将晚餐一并打包,通过交流得知他们是附近居民,已经吃了五六年的社区老人餐,若想换口味,出门走几步就行。有一次我们在大光明看了午场电影,散场后到风阳路找吃的,最后也是在一家食堂里解决。干煎带鱼、开洋芹菜、糖醋小排、麻婆豆腐等家常菜吃出了单位食堂的味道,蛮乐胃。还有一次我们去华山路踩落叶,特意拐到天平街街道邻里汇吃午饭,虽然不能享受当地居民的优惠,但所费也足够便宜,简

农谚言:小雪至,瓯柑熟。瓯柑,是温州的特产,栽培历史久。和其他柑橘不同,它在新鲜时并不好吃,刚剪摘下时,颜色是青绿的,初食略有苦味,且容易上火,但它是一种先苦后甜的水果,储有一月后慢慢变成橙色,也在时间里慢慢变甜、退去火气,这等待的过程就像是留给未来的一个悬念,亦如诗所云:“先苦后甜堪品味,个中三昧似人生。”

最好吃的瓯柑,长在瓯海的一片湿地里,湿地也有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南仙垌”,这里背靠大罗山,由100多个形态各异的泥洲(当地人叫“墩”)组成。湿地的河水里种菱角、有鱼虾,泥洲上,则种瓯柑。去瓯柑林,得走水路,交通工具就是水泥船。等待上船的间隙,就见盛满瓯柑的小船从网河中驶来。瓯柑的外表看似普通,比一般的橘子略大,皮质也没有那么光滑,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柑?

水泥船带着我们上了泥洲,踩着雨后泥泞的田埂小路,猫着腰步入人群中。正是剪摘时节,树上还挂着不少果,我细细端详了一番,瓯柑果呈梨形或高扁形,果顶部凸出,果蒂鲜绿。因为要保存到来年,果农

约佛佛跳墙每盅只要38元。“66梧桐院”里还有一幢由邵达克设计的红砖小洋楼,疫情前我在那里喝过咖啡。

不少餐厅的午市,客人主要有两拨,一拨是写字楼里的白领,他们选择靠窗位置,两至四人拼个小团,在大众点评上预购午市套餐。一拨是大妈大叔,他们要包房,十人一桌,大多是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邻居聚餐,笑语喧哗,气氛热烈。也有四五个人的小团,微信一点,说来就来,大妈今天不烧饭,嘴巴一抹各自AA。

现在,我们在外吃午饭的次数明显增加,老婆大人的“厌厨情绪”慢慢平复下来,也有更多时间弹钢琴、写毛笔字,下午接孙女回家脚步就更轻快了。我每周下厨两天的计

怎么办?扔红领巾捡红领巾,只能用一次,再用就穿帮了。我从书包里,撕一张纸,折成飞机,一转身,把纸飞机朝空中一甩,让它乘着风,飞去梅的身后。这样,我就可以借着拾飞机,重新获得梅的背影。我细眼笑着,朝纸飞机飞去的方向跑。还没跑几步,我看见梅捡起了刚落下的纸飞机,瞪着我,把它塞进自己的书包袋里。

就这样,我重复飞了五六架纸飞机,全被梅没收了。

转眼到了初三。那条放学路上,再没出现梅的背影。听班主任说,梅转校了。从此,我再没见到过梅,直到这次同学聚会。

从此,时间在红星河两岸变得漫长,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麦浪,一季又一季的水稻,长出了一幢又一幢的高楼,一条又一条的公路。也长出过几寸关于梅的消息,诸如她考上了哪个高中,去了哪所大学等等,零零碎碎的,如水杉树下的野草,弥漫在那条放学路的尽头。

四十二载,烟雨散尽。那条初中时代的放学路,连同两排参天的水杉,连同紧依着红星河的我与梅一起走过的那段人生,全被时光折叠起来了,折成一架泛黄的纸飞机,飞过那片荒芜的夕阳,被封锁在梅的书包袋里,没有注解,没有含义。唯独那支老歌,偶尔唱起在晚间的阳台上。伴着一杯毫无睡意的咖啡,伴着一缕没有名字的轻风,飘散在无涯的星空下。

等待之美

玉华

是用剪刀将瓯柑一个个剪下来的,他们沿着树的高低,时而弯腰、时而踮脚伸手,遇到长在高枝处的,就站上随身携带的凳子。剪好瓯柑不容易,一般要两剪。第一剪稍留长点果柄,第二剪再仔细修剪果柄。果柄留得太长,容易扎破别的果皮。剪太短,又容易把果蒂剪破。剪摘下来的瓯柑,堆放在箩筐中,也要轻倒轻放,不要损伤外皮。这些恰到好处的动作,都是为了留下这一份时间的馈赠。

林中最亮眼的莫过于储存瓯柑的小屋,小屋外盖着的天空蓝色油布是这片泥洲上浪漫的色彩。推门入屋,目光所及之处,都是瓯柑。在这里,瓯柑将经历质的变化。经过贮藏的果实,“越冬抵黄,色味犹新”。其实,直接摘下来的瓯柑并非不能入口,我挑了一个黄橙色的剥开,皮略厚,但果肉饱满,水分也足,没有满口甜,回味也有些酸。同行者说,待明年,这些果实将没有一丝酸涩味。在以往的观念中,水果肯定是新鲜的好,瓯柑打破了这种约定俗成,我突然觉得它有点像



边看边聊

美酒,越陈越香,它在经受时间的考验。

苦尽甘来的瓯柑是时间带来的厚礼。早在三国时,就有孙权以瓯柑为礼馈赠曹操的记载。宋朝时,瓯柑有“天下第一柑”美誉,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灯节,皇帝都会将其分赐群臣。过去温州人拜年,会包两个纸蓬包,里面放一些红枣桂圆,主人家则回礼几个瓯柑。如今的春节依旧如此,过年时,长辈总会拿出橙黄又大的瓯柑送给孩子,让孩子吃上最好的柑。瓯柑在温州两个意义,一个是“柑”的温州话谐音“官”,主人家表示“官”给你带回家,二是柑比橘子大,表示把大“橘”大利(大吉大利)带回家,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。端午,民间则有“端午瓯柑似羚羊”之说,全家老少都要吃上几个。

简洁

赵路

而冰心老人之所以永远美丽,是因为她始终童心未泯,崇尚一种“食非精细,居不豪宅”的简单生活。

不要被越来越多的花样饮料所迷惑,要坚信,不管到哪天,最上佳的饮料,恰恰就是纯净水——因为,水才是创造生命滋养生命的最简洁又最重要的活体。

那天,我接到一个电话,邀我担任他们区老干部局老年大学旅游文化课教师。上旅游文化课,我还是有底气的,毕竟我在为三所区级老年大学上课,为老同志讲课,应该问题不大,但丝毫不能马虎。我看了大量资料、备足了案例,胸有成竹、不慌不忙地踏上讲台。

上课开始了,教室里鸦雀无声,我努力保持从容、镇定的心态,争取把课讲得正确、清楚、生动、风趣。

有件事,让我很难忘。那天上课讲苏州园林狮子林景点,在谈到如何欣赏园林假山时,我提高声调对大家说:假山鉴定的四个特点要具有皱、瘦、漏、透,接着我详细地分析,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……下课后,老同志老刘悄悄跟我说:“周老师,刚才您上课时,假山鉴定四个特点的说法是片面的……”我吃了一惊,难道我错了?他笑了笑说:“您说的皱、瘦、漏、透仅对太湖石适用,对千层山、龟纹石等质地的假山是不适用的。瘦:体态挺拔秀丽。皱纹:凹凸相间有序。漏:孔洞层层相套。透:孔洞贯通,纹理纵横……”他讲了不少道理和例子,让我大开眼界,也让我觉得惭愧。后来,班长告诉我,老刘的业余爱好就是收藏各种石头,他对石头的研究已经到了专家的级别了。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”我慨叹不已!

洁,一种心绪上的淡泊和宁静。它就在你的内心,而不在千里之外某个阳光灿烂景致迷人的小岛上。李白有诗云: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。”

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

周成树

子。出土的文物证明,我国的袜子制作工艺比欧洲国家要早得多。棉袜的起源,留待考古学家回答吧。且说上世纪80年代,打我记事起就有棉袜。农村的冬天,妈妈每晚要给暖壶灌满开水塞进被窝。大人小孩躺下之前还要穿上棉袜,既能防止被暖壶烫又能顺带保暖,我因此养成了冬天穿棉袜睡觉的习惯。

那些花花绿绿、柔软绵密、有花纹或花边或一两条横道的棉袜,没有哪个女人不为之心动,最好每种颜色、花型都来一双。棉袜物美价廉又实用,送人礼轻情意重。袜子是贴身衣物,又成双成对,不可随便送人。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四五十岁的夫妻已不再互送棉袜了。“90后”“00后”的男女,更不会给恋人配偶送棉袜。其实,礼物贵在用心,一双棉袜,足以在冬天对适当的人传情达意。



悄悄话

(油画) 朱丹

有时候,一支歌曲,标签一段岁月。不久前,在一次同学聚会上,我重逢了阔别42年的梅。梅变得很健谈,她说,大学毕业后,她一直在搞建筑工程设计,现在是一家设计公司的合伙人。她说了很多,等到我发言时,我轻轻哼唱,问她,还记得这支老歌吗?梅茫然地摇头。

这首歌,唱在曾经的放学路上。那是一条并不宽阔的小石子路,紧依着红星河,两边有笔挺的水杉。初中的我,觉得自己是大人了,不再蹦蹦跳跳。放学后,总是抢先等在校门口,等梅回家。

我很庆幸,放学回家的路,有一半能与梅同行,在渐渐西沉的夕阳下,我总是轻唱那支《校园的早晨》:“亲爱的伙伴,亲爱的小树,和我共享阳光雨露,让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,直到长成参天大树。”这半程的放学路,有阳光与河流,有和风与杉树,还有一个名叫梅的伙伴。歌词很是应景,只是水杉不是小树,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
这条路上,没有同行的女伴,梅就一个人,背着一个米色书包,不紧不慢地走在我前方。她身后那支红领巾的小三角,是我行进中瞄准的靶心。我控制好步伐,与她始终保持十五六米的距离,这样,我的歌声就能清晰地传到她的耳中。

和我一样,梅也讨厌那帮同路的男同学,讨厌他们起哄。她会突

然放慢脚步,让起哄者尽快超过她,尽快消失。这更是我所希望的,没了旁人,这方天地,只有我俩。

梅又停下脚步,我也停下。她走过来,双眼瞪着我,好像说:“为什么天天跟着我?”我抬眼与她对视。我发现她的脸通红通红。我说:“你走

那支老歌

李新章

你的,我走我的。”然后换首歌唱,“月亮走,我也走,我送阿哥到村口……”她终于笑了,没几秒,突然又笑起来,继续用严肃的眼神逼视我。

无奈,我只好好奇地跑到梅的前面。那个熟悉的背影不见了,那个红领巾的小三角不见了。偷偷回头,看见她走在我身后十五六米的地方,看着我时,她也看着我。

那天,风有点大,我有意松开胸前的红领巾,让它随风飘向我的身后。我希望它能飘远一点,最好能飘去梅的后面,这样,我就可以假装去捡红领巾,重新回到她的身后。果真,我又回到原先的位置,重新获得梅的背影,重新唱起那支老歌。梅又转身走到我面前,用冷蔑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屈服了,重新走去她的前面。我忍不住一次次地回头。有几次,我看见她掩着嘴,冲着我傻笑。我大声说:“我申请跟在你的身后,月亮走,我也走,行吗?”她把脸一沉,坚定地摇头。



七夕会

我自小就听长辈说,人冷先冷脚。也就是说,脚的温度决定了全身的冷暖。十二月一到,不穿棉袜不行了。冬季的鞋是脚面全包式,不用管棉袜的图案、颜色,尽可以做一个任性的女小生,随便穿自己喜欢的棉袜。现在处处有暖气,古人寒冬腊月怎么办?其实,我国夏朝就出现了袜子,《韩非子》中有记载,描述的是周文王袜子的带子散开了,自己动手系上的情节。两周时期,袜子的材料是熟皮和布帛,有钱人家用丝质的袜子。百姓只能穿麻或布做的袜子,即使如此,许多人家也穿不起袜子。古代的袜子高度一般一尺有余,上端有带,穿时用带束紧上口,多为白色,祭祀时则改用红色。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中发掘的两双夹袜,是用一片整的绢缝在脚面和后侧,袜筒的后开处附有素纱的带

棉袜

刘云

时尚